

影印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九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四書章句集注

大學章句

論語集注

孟子集注

中庸章句

四書或問

宋朱熹撰……………一

宋朱熹撰……………一二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學
論語卷一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膳錄監生臣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四書章句集註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

卷中庸章句一卷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

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

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顒中庸傳二卷梁

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無別行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章句集註
提要

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

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

諸儒始為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

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

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後刊本以大學中庸篇

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

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于孟子前

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

為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謝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衷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為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註而實較鄭註為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註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

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為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註七尺曰仞強并九仞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鑄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槩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判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議朱子者務披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

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

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

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故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明其明德也心

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

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

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

欽定四庫全書大學

下則皆得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止之序也壹是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兩節結上文
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

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

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

為精密熟讀詳味父
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

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者也常目在之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則無時不明矣

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

欽定四庫全書大學

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

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康誥曰作新民鼓之

之謂作言振起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王

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王

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

新民皆欲止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

當止之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詩作餘○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

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數美辭緝緝也

照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

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

忘也渙於六反萋詩作綵詩作綵猗反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

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渙隈也猗形質也瑟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

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

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

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

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

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

下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

欽定四庫全書大學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衍文也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

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六

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指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七

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在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馬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

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

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故諺有之曰人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欽定四庫全書大學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

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一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

也僨覆敗也此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

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

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慕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鳴篇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上長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

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

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聞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

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

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十

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

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

幾同○詩小雅節南山之

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

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

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

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

自不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

內未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十二

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

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康誥曰惟命不予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

寧反覆之意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

言不寶金玉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

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秦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介古賀反書作

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唯仁人

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

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十三

其至公無私故能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

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好人之所惡

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

也音扶○拂逆

文所引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以失之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

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

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

也自此以至終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有奸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

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孟獻子曰畜馬乘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十三

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

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

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

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

凡傳十章

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

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也

大學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

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

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

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李氏史索

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為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

機義與哉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序說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詔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

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

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

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

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

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

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序說

濁鄒家孟子作顏子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

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

子有夫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

服過宋事生德語及微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有答子路堅白

語及荷蕢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

王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

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孔子如蔡及

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

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

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之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序說

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

名之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

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

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

我數年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

麟

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

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

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

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
序說

四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

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

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

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

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

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
序說

五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卷一

宋 朱子 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

也凡十
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決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有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

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

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思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

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子曰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弟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

上謂下。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

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

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聲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

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

乃為仁之本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

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

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

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

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

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

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

聲。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

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

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

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

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音其可不盡心乎。子曰